

我們上次在第四十一品「惑盡見佛」，這一品沒有講完，說到眾生由於疑惑，只能在邊地疑城。只有知道自己的罪本，「深自悔責」，要悔，要責備自己，而且要很深。所以你看往生之後，還是有許多重要的事情在做。「求離彼處」，等到生前的過失都消失，都懺悔乾淨，然後才出來，才能見佛聞法。講到這一段。

等到罪業消除，經文「即得往詣無量壽所」，這才能夠從邊地疑城出來，到海會之中，到無量壽佛面前。「聽聞經法」，來聽來聞這兩個字，聽就淺一些，聞就深一些。往往大家對於聞字體會得不夠，以為就是聽。一經於耳，這是在聽跟聞之間的，就是一經過耳朵，不管你懂不懂，只要耳朵聽到了，那就都算。聞就很深入，聞，你得信受奉行，才叫聞。所以說到聞的功德如何如何，大家不是說只聽到這個名字、聽到這一句話就如何如何，你得信，你得接受，你要去執行，這才是聞。所以聞的含義很多。所以聞菩提（這西藏的），你一聽，你就可以成佛。這個聞字也應當照我後頭這個解釋，不是一經於耳。聽聞經法，聽就是聽見，聞當然就是水平提高，能理解就是聞。

你看，「久久」，不是當時。所以從邊地疑城出來，見了佛，聞法之後，是久久，兩個久字，久久也會「開解歡喜」。現在有些人比較急躁，就覺得好像是為什麼我還不懂，為什麼我不怎麼怎麼樣，為什麼不如何如何，不知道你這些想法是不合規律的。這需要一個過程，當信佛經語深，哪裡是三言兩語，你這麼用過幾天功就能理解？就是佛之所說是佛的知見，眾生心中是眾生知見，這兩個是水火，你心中是眾生知見，你怎麼能夠接受佛的知見？所以就要

先消除你的眾生知見，這是有一個過程，不然你以為是懂的。還有以為是懂了，這就更危險，你不知道你懂成什麼樣，你一懂就錯。尤其是禪宗，不懂還有法子開悟，懂了就沒法子開悟，懂了就更遠，不懂還近一點。所以真正的懂是很不容易的事。「開解者，心開得解也」。這個還不是開悟，就是你理解，理解真實義。不是我會答卷子似的，你說一個什麼問題我會答，我答得很正確。那是學生考試卷，那個容易。真正要開解，開解就歡喜，踴躍歡喜。從邊地疑城出來以後的人還是懺悔，深自悔責之後見佛聞法，用了兩個久字，就是不能急躁。我們只能欣賞，我們在佛經之中我們能懂得幾句，哪怕是粗淺的懂得，這就很寶貴。一有急躁情緒，那就更不容易懂了，再懂也是錯會，拿你主觀的東西以為是佛的意思，那就離題更遠。

「亦得遍供無數無量諸佛」，這就初步出現神通，在佛的威力加被之下，無量無數諸佛都可以普遍去供養，普遍去承事，普遍去聽法，這就快了。「修諸功德」，要修種種的功德，所謂諸善奉行，一切功德都在修，種種陀羅尼、種種的妙法都在修。久久才能達到這一步，因為這個人他生在極樂世界是生了，但是他前生就是「智慧不明，知經復少」，這是疑惑。沒有開智慧，知道的經又很少，所以他墮入疑城。現在雖然親自看見阿彌陀佛，親自聽到佛的開示，可是心中的污垢還沒有除，情見還存。他是眾生知見，眾生知見就是情見，所以我們要超情離見。離見現在談還早一點，但是超情確實需要，要超乎這一切情見。所以無情不能學道，情不空不能入道，情要空。在這種情形之下需要多聞薰習，多度的聞法，多度的思惟，在極樂世界耳聽目睹都是增上，這樣就增長了智慧，這才能開始，能夠信佛的話，理解佛的話。所以說為什麼需要久久，而不是一剎那？因為他的根器就是如此。他是上根，在這還沒有斷氣

，已經就是菩薩，早超過這個境界了。所以根器，大家要知道，根器它就是不一樣。上品上生的根器和到邊地人的根器不是佛在選擇，我厚待誰，誰走後門，不是有這個事，自然，自然如是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現在我們就是要好好的修持，使得我們自己有一個很好的根器，於是就可以遍供無量諸佛，修諸功德。

「汝阿逸多」，阿逸多是慈氏的號，彌勒菩薩的號，釋迦牟尼佛又叫他的名字，就是警醒大家，讓大家重視。阿逸多，「當知疑惑於諸菩薩為大損害」，是個大的損害，「為失大利」，就失掉最大的利益。望西《無量壽經鈔》裡他設一個問，怎麼說菩薩還有疑惑？怎麼還失大利？他解釋，他說是不是大乘的凡夫也叫做菩薩？他沒有肯定，一個問號的語氣；「或是縱說」，縱然是菩薩如果生疑，「可失大利」，他沒有做肯定。其實他這個問號是很謙虛，這個事是肯定的。別教的說法，「信位菩薩，如空中之絮」，咱們春天看見柳絮，它就在空中飄忽升沉，變化萬端，這就是信位菩薩的情況。咱們凡夫真實發起了菩提心，我們就可以稱作初發心菩薩。這樣的菩提心就是像《論註》所說，「此無上菩提心，即是願作佛心；願作佛心，即是度眾生心；度眾生心，即攝取眾生生有佛國土心。」怎麼度眾生？你要把眾生攝受到生在有佛的國土這個心，不是一個空的心，不是一個空的願，你要有具體的做法，產生了效果，這才叫做願。只是空洞洞的一個東西，所作所為不能達到你的目的，這是空願、狂願。發這個心，就是要一切眾生成佛。怎麼來度這些眾生？那就要攝受眾生生有佛國土心。所以淨業的行人發這個心願，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」，天天這麼念，不就是在發菩提心嗎？同生極樂國，這也就可以稱為初發心菩薩。而初發心菩薩，再進一步，甚至於到了信位的菩薩（不要小看那個信位，有時候初悟的人只在信位），都如空中之絮，

忽升忽降。他生疑，因為他總還是有疑，就是所謂根本智、差別智，明白了根本智，還沒有明白差別智，對於差別智他還是疑惑。所以這樣說，就是菩薩可以生疑惑，信位菩薩、初發心菩薩就很當然。

你退了就太可惜，所以為失大利。大利指的什麼？就是經中說的真實之利。「十方婆伽梵，住真實慧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欲拯群萌，惠以真實之利」。這是三個真實：真實之慧、真實之際、真實之利，十方的佛就是這麼樣住於這個真實的慧，顯示真實之際，這樣子來給大家利益，所以是真實之利。「難值難見」，值是遇著，你碰到了，比方開會，碰到在一塊開會，就說值了，但是你不見得能夠會見，這就是難值難見。同在一塊開會就是值，能親自相見就是見。難得能夠同會一處，更難得見面，十方的婆伽梵。「如優曇花，希有出現」，曇花一現。現在是難逢的也逢了，難聞的也能聞了，可是疑惑，而沒有信受，所以失大利，最可惜了。何況咱們這個淨土法門，阿彌陀佛的一乘大願之海，六字洪名的功德無量，只要信願持名，很簡單，就徑登三不退：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，是真實利中最真實的，是大利中之最大的，於這個不信就真實失了大利。這就是說明這個經上的話，「當知疑惑，於諸菩薩為大損害，為失大利」。

底下為了深入，我們再引證一些經。例如《十往生經》說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正信是經」，對於《十往生經》能產生正信，「愛樂是經」，愛是歡喜，樂這個經，「勸導眾生」，拿這個經來勸、來引導眾生，「說者聽者，悉皆往生阿彌陀佛國」，說這個經的人，聽這個經的人，都可以往生。「若有如是等人」，如果有這樣等人，有在說、有在聽的，「我從今日」，就從說的、聽的這一天起，「常使二十五菩薩護持是人」，護持這個人。這個今日也

就代表佛說這個經的時候，阿彌陀佛當時說的，那就早就如此了。對於我們來說，你要是這樣解釋，你也得到這個利益，佛就派二十五位菩薩來護持。「常令是人無病無惱」，沒有一些疾病來纏擾他。所以到了病中，他沒有病不知道，有了病告訴他念，他就難念。這兩個病人，一個費濟良，他是念不了了；圓得師也是，大家怎麼勸他也不行，他心不肯念，最後什麼心我不知道，中間曾有這個情況。所以就是要知道，指望著到最後，這病所干擾，這個就困難。你真是發心的人，佛就派二十五個菩薩護持你，不讓你生病，沒有煩惱，人跟非人都不能得到他的便利，來搗亂你。你行住坐臥之中，不論是白天是黑夜，「常得安穩」，你就好修了。這個就表明信的人得這個利益。

相反，經中又說，你懷疑，你毀謗，「於後閻浮提」，指這地球，「或有比丘、比丘尼，見有讀誦是經者」，或者他很生氣，或者心中有毀謗。「由是謗正法故」，他這個人就是這樣，他是門戶之見，常常就是說所謂鬥諍堅固。所以我們不可以產生門戶之見，產生門戶之見，對於一個異己的就很厭煩。那天我看見個比丘尼，對於別人念《普門品》，她那個厭煩的情緒簡直是表示得很充分，非常生氣。所以這種情形是會常有的。如果有人對於念《十往生經》的人也是同等的態度，他誹謗，他發怒，他就誹謗了正法。這種人怎麼樣？你看就是一個信，一個不信，這個對比很清楚。「諸惡重病，身根不具」，身體也就殘缺，「聾盲喑啞」，身體瞎、聾、啞巴。「水腫鬼魅」，有鬼來纏，「坐臥不安；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」。有一個法師身上插了五條管子，插了很長很長時間，後來實在難過，自己把鼻子的管子拔掉，小和尚趕緊又給他插進去。那個管子一寸多長，都是血。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他拔掉管子想死，旁邊有人不讓他死，又給他插上。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！

如果死的話，「墮於地獄」，就入地獄。所以謗法之罪是最大。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護持自己要修持，另外一方面要下定決心不可以謗法。一問三不知都不要緊，我就是不懂，我不知。你不明白就存一個問號，不要隨便做結論，隨便表態，隨便批評。如果墮於謗法，這就嚴重得厲害，你「八萬劫中受大苦惱」，不是八萬年。一劫不止八萬年，八萬億年也不止！要把一個大石頭用輕紗一遍一遍擦，把它蹭來蹭去，把石頭蹭沒了，這才是一劫，你說多少年？所以謗法之罪是最大。為什麼謗法之罪這麼大？眾生這麼苦，所有能出離的就是靠法，你給毀了，你說你罪大不大？這有道理的。眾生唯一得救的就是靠佛法，你就毀謗這個。比方莊稼正熟了，要等著秋收，一把火把它都燒了，老百姓沒東西吃，這個罪也很大。大家最急需的，他就靠佛法得度，你就把佛法給毀了，所以勝過於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。所以言論要十分小心。「百千萬世未曾聞水食之名」。所以為什麼大家施水？這個餓鬼就是百千萬世，不要說沒有水跟吃的，他就連這個名都聽不著。所以為什麼老放焰口？就是請鬼吃飯，他苦，他得不到東西吃。「久後得出」，出來之後，「在牛馬豬羊」，因為牠愚痴，就要被人殺，受極大的苦。最後這些都消滅，變成人也生在下賤處，「百千萬世不得自在，永不聞三寶名字」，這種人聽不見三寶之名。「是故」，這兩句話我們要注意，「無智無信人中，莫說是經也。」所以說法的人為什麼不輕說？為什麼要慎重？就是這兩句話。你在沒有智慧、沒有信心的人，不要說這個經。所以最近我在進一步的關門，還不是自己想休養，實在還是少說為宜，你引起人家的，無智無信人中莫說是經，聽了之後他疑謗，他得這麼大的罪。所以這就是說，如果要是疑惑就為失大利，從這段經文就把這個做了很大的一個證實，引證，引佛經來證明佛經，不是用自己的話來證明，多方面的，所謂引經解經。

從這兩句話也提醒我們大家，你去說這些事情，不是隨便說說，你都要看對方的機緣，他能不能接受。所以為什麼密壇不讓人進，等等等等的，都是同一個道理，沒有什麼可保密的，只是為了對方的好處，為了對方。所以說我們有一個法本，鎖著不能讓別人看，別人要是偷看了，看的人有罪，你這個主人同樣有罪，你收藏得不好，就是你不負責任、不小心。所以無智無信人中莫說是經，都要看對象，不能像救世軍那樣的就是大呼大號。當然說類似的人天乘的話也可以，那跟他們也就沒什麼多大分別。所以我們看到，疑和信只是當人的一念，可是這個差別豈但是天淵之別，沒法說了，這個差別。所以最後就說，「應當明信諸佛無上智慧。」應當明白的信，不是迷信，明信是最好，佛所希望的是明信。你做不到先仰信，諸佛所說必定如是，自己要很好的學習、參究，希望一天一天的明白。仰信也是很可貴的，你通過仰信達到明信，不能隨意就以為如何如何，下評論，也不要輕易以為我現在所理解的就理解得對了，打個問號。你要把它釘住了之後，再接受新東西，它就成了障礙。無止境在發展的，你怎麼能釘得住？你不想再發展了嗎？你上梯子，在這一層你就把腿捆上，不再往上上了，把你拴在梯子上，那好受嗎？但是人都喜歡栓在梯子上。要放棄以前的，再前進，都不可停留。

底下就是彌勒菩薩回答，「慈氏白言：云何此界」，因為大家正看到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還在現前，討論的時候極樂世界都在現前，邊地疑城都在現前。現在佛、未來佛的討論，彌勒菩薩就問，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有一類眾生，有這麼一種眾生，「雖亦修善」，他也修善，但是不求往生，為什麼？佛告彌勒說，「此等眾生智慧微淺」，智慧很小、很淺，「分別西方不及天界」，他覺得西方不如天界。這樣的人，沒有知識的人就不說，有知識的人我見過兩個

，一個大居士的女兒，她不求生西方，她說西方極樂世界老開會，她想生天，就是這一類。還有個胡亞龍，好像是個翻譯，他也不是求生極樂世界的，他要想生什麼天。所以有這樣的人，我們不要以為沒有，很多人是這樣。「不及天界」，他認為這個不樂，他就不求生，因為他智慧微淺，他就有這種分別心。就回答了彌勒，為什麼？就因為這個。

慈氏又接著說，「此等眾生虛妄分別」，這些眾生是虛妄的分別，這個分別是錯誤的，虛是不實，妄就是錯的，這樣的分別，「不求佛剎」，他不求生佛剎，「何免輪迴。」所以大家要知道，這是彌勒未來佛的話。你說這個佛不行，等彌勒佛來，彌勒佛還是這個話。彌勒佛就是這個話，「不求佛剎，何免輪迴」。你修唯識觀，你也要求生淨土，你不求生淨剎，你何免輪迴。要眾生不受後有是什麼境界？禪宗有時候都三關齊破的人，所謂「三為國王，便失神通」，當了三次國王之後，他神通就沒有了。所以入胎很可怕。所以不生佛剎，要出這個輪迴，就是彌勒的話，「不求佛剎，何免輪迴」，這個語義多精煉。就是說，彌勒這兩句話是指的兩種人，一種就是說從享樂的觀點來看，他覺得天界快樂，尤其是有男女之欲樂，所以留戀。但是這樣修善，你可以達到你生天人的目的，你福報盡了之後還又輪迴。第二種，各宗各派有許多人以生淨土為著相，有的人他就死於句下。這次從美國來的一個人，他看了黃檗《傳心法要》說了一段，佛有什麼相可見，有什麼可來可去，所以臨終見佛你也不要跟他走，跟淨土就不合，看的人就問我。我的回答，我說禪宗都是法身境界，須菩提他佛來了不去接，無來無去，我有什麼可接？他是先看見佛了，這個境界。臨終念佛，蒙佛接引，你生的是凡聖同居土，你還是凡夫境界，你當然要跟著去。他懂了。其實這個話還沒有說透，這句話有四料簡，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



實不去」，生是一定生，去就沒有去，往哪去？都在自心之內，你去哪？這不去就如須菩提不接，不接他就見了。再有，「去則決定去」，去就是決定去，「生則實不生」，生了之後證無生，我生什麼？所以這有四料簡。再其餘二料簡大家自然就明白，都可以，只是你的境界，不要在語句上去執著。有人就不行，就認為禪宗高，你們隨佛接引這個低。他要把這四料簡都知道之後，有什麼叫來去？有什麼叫跟不跟？實際上都是以情見心來推測往生的情況。但往生人的那個情況，佛力加持之下，遠離這些跟不跟、去不去這些思想，沒有這些，自然而然，自然中自然相，哪裡還有這些起心動念、這些琢磨、這些安排？有些人就是在凡夫境界去推測許多殊勝的境界。所以各宗的行人雖然很精進修持，但是不以淨土為歸宿，在現在生中要坐斷生死，可以說不可能，何免輪迴。這是彌勒的回答。

佛就接著說，「彼等所種善根，不能離相」。所以愈討論愈深入，就是佛法需要彼此要計較計較，所謂許多問答、許多交談，經中就是這個內容。咱們這個《無量壽經》不就是阿難問嗎？《金剛經》不就是須菩提問嗎？而且經中還有很多菩薩提出問題來問答，這才能引出佛殊勝的開示。佛就說：「彼等所種善根」，他是種了善根，但是他種的善根他不能離相，把這個觀點說出來了，他沒有離相，他「不求佛慧，深著世樂，人間福報」。底下就進一步指出著相和離相的利害關係，這個差別。上頭說明了疑和信，底下就分別你是執著（著相），你還是能離相。你著相修福，你住相布施，你就有一種，今天我是做了很大的功德，我在廟中是大施主，端著一個大施主的架子在那，這就是十分的著相，這就是住相布施。還有單跟某一個人有情感，就多去支援他，這都是住相布施，住相、著相。這個修福，不光是布施，種種都是如此，你要在禪定中去著

相，那就一定要著魔的。所以你求往生，不是你著相而能往生，你要是離相就真正得解脫。

底下就是佛說的，「雖復修福，求人天果，得報之時，一切豐足」。他求人天福報，做布施，也供養，種種種種的，裝金、造像、放生等等，做了很多很多功德，他所求的只是人天的果報。他得到享受這個報的時候是豐足，可是他沒有能夠出三界的牢獄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是個牢獄。所以外道以生天為解脫。我們不但是欲界天，色界天、無色界天都認為是牢獄，這就是不同於其他的地方。只有佛法，你真可以出三界。你修人天福報，你所得的只是人天的果實，你出不了三界的牢獄。你死了之後，你的父母、妻子，你的種種眷屬，「欲相救免」，請人給你做功德，做許多許多善事來救度你、超度你。「邪見業王，未能捨離」，這四個字分量很重，他前生幹什麼來著？這還是邪見業王，他前生還是修善，問題就是著相。所以對於著相的人用這四個字，大家要知道，這要接受批評。你為什麼著相？是你邪見的業王，罪業的王，這個邪見是業王，這樣的一個東西它不肯離開你。所以在生前你就是著相修福，你死了之後雖然搞大法事、修大法會，進行超薦，兒女給你誦經，給你做種種功德，但是你這個邪見之業王也還不能離開你，因此你常處輪迴，而沒法救你。活的時候你種的福就是生天，這個福報盡了之後就要輪轉，輪轉之後別人要救你救不出來，你的邪見業王在，你出不來，這是一種。佛所批評的這還是輕一點的。

更重一點的，「汝見愚痴之人」，更有愚痴之人，這樣一幫糊塗人，「不種善根」，那就更錯了。前頭的人還種善根，他還念佛，他不離相，不求佛慧，不求佛慧比不離相又更嚴重一層。你現在沒有達到離相水平，但你在這求佛慧，你學般若，學般若就稱為學般若菩薩，你在學。你不學就是不求佛慧，但你結果就是這樣，邪

見業王，你常在輪迴中出不來了。這還是好一點，更差一點的不種善根，「但以世智聰辯增益邪心」，這個批評就很厲害。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，現在這樣的人很多，他只是拿所謂的世智聰辯（我們常說世智辯聰，這個意思上沒有分別），世間的智慧，能說、能夠辯論，能夠寫文章，能夠咬文嚼字，能夠誇誇其談（聰辯就是誇誇其談），增益邪心。本來眾生就是迷惑、就是邪，正的東西很少，但是他就是用這個世智辯聰，他沒有用佛的智慧去除掉自己的邪心，不是去東西，他是使得這個世智辯聰增長他的邪心。所以有人研究佛教之後，說這個經是假的，那個經是假的（當然有一些經是假的，你說出來那就是很有功德），但是明明是對的，你硬要說是假的，因為跟你所理解的不一樣就說是假的。跟你所解的，你要知道四依，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，你那就是不了義教，你就應該放棄你那個，依那個了義教，他就堅持他那個不了義教，來說這個了義教是假的，這種人就不好辦。「云何出離生死大難」，他如何能夠出離生死這個大難？無量無盡無邊的生死，無窮無盡的生死，這個大難，怎麼出離？大家看見病十分可怕，這個病人痛苦，疼得要死，無窮無盡。世智辯聰，增益邪心。前者是修善，求世福，所以不能出輪迴，但求世福就出不了輪迴。這個就更愚痴了，不種善根，他反靠他的世智辯聰驕慢自大，他沒有增長正信，反而助長他的邪心。不知道世智辯聰正是八難之一，所謂盲聾喑啞、生在邊地、世智辯聰，世智辯聰就跟瞎子、聾子、啞巴、瘋子是同等的困難，確實是同等的困難。那個盲人，將來他能夠讀盲文，將來會有盲文的佛經看，他還是有希望得度。這種世智辯聰，靠世智辯聰來增益邪心，這個就確實是困難了。

「復有眾生」，再有些眾生，「雖種善根」，前頭有種善根的，有不種善根的，底下就結在一塊，雖然種善根，「作大福田」，

種了很大的福田，可是「取相分別」，在這裡頭他有相、有分別心，「情執深重」，情念執著很深很重，「求出輪迴，終不能得」。這一段就是說，如果你情執深重，取相分別，雖然種善根，作大福田（作大福田就是念佛號，這才可以稱為大福田），但是你有了這種情況，你求出輪迴還是得不到。這個道理很清楚，咱們經裡頭三輩往生都是由於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，兩個條件。他剛一聽，念佛也不行，那怎麼辦？不是，你們不要片面，是兩個條件。菩提心是大智、大悲、大願圓融一體的心，圓融成為一體了。你情執深重就是愚痴，你不愚痴為什麼情執深重？既然是愚痴你哪裡有大智？取相分別你就有取有捨，有的是我要的，有的是我不要的；有的是我喜歡的，有的是我不喜歡的，你怎麼能夠興起無緣大慈？無分別的、普遍的、究竟的心生不起來，怎麼能生起同體大悲？大悲的心他也不具足。既無有大智，又無有大悲，這樣的人怎麼能談發菩提心？所以念佛也不能得到往生三輩，最多最多達到邊地。所以蕩益大師說，念佛如果沒有信願不能往生，這一點很多人都不清楚。我們首先要念佛，不念是不行，念佛之後大家就知道要提高我們的信願，沒有信願，念得如銅牆鐵壁一樣也不能往生。你如果決定有信有願，你哪怕念一句也可以往生，就跟這個地方是相同的。所以我們大家既然念佛，作大福田，底下就是說這一步必須要爭取，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。所以大家就清楚了，你情執深重，現在大家在這個地方上還都需要很好的思惟一下。肯念的人，在座的人大家都肯念，但是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是遠遠不夠，現在就是要提高一步。我說就像上梯子，你不能留戀在這，我在梯子上頭，我比在平地的人看得遠一些，你在梯子上能老待著嗎？要前進。所以，「著相修福，其福有盡」。

底下我們引《金剛經》的話，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所謂不

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：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」這是《金剛經》的原文。底下蕩益大師《破空論》裡頭有所解釋：「以無所住法住般若中，熾然修行六波羅蜜，而不取相」，這幾句話很深很深！用無所住的法住在般若之中，不是有所住而住於般若，是無所住而住於般若；熾然修行六波羅蜜，火要蓬蓬勃勃的在那修行六波羅蜜，而不取相，沒有一切相可取。這才是《金剛經》的宗旨。有人都把《金剛經》上無為、無相，什麼什麼都跑到無一邊去了，不動；不知道熾然，熾然修行六波羅蜜。所以蕩益大師《破空論》，因為大家執著於空（偏空）。有人說《阿彌陀經》是有，《金剛經》是空，錯了。錯了，《金剛經》的空，蕩益大師給破了，他們所謂的空給破了，不是大家所領會的那個，都是片面。這樣的熾然修行六波羅蜜，他不取相。他為什麼？他無住法住於般若之中。所以他就能夠可以使他很少的一點布施，這一點的布施就跟虛空相等，虛空有多大！相反的，「眾生住於相故，妄自計果計因」，自己就這麼著計果計因，「觀大觀小」，做種種的分別，就如仰箭射虛空。「若能稱性而住」，怎麼住？稱性而住，稱於自己的本性而住，就是如法性而住，也就是如如而住，不住於一切相，只住於如。這就譬如芥子當中一點的空跟十方的虛空有什麼分別？一個芥子裡頭的空跟十方的虛空，請問大家，你們回答回答，有什麼分別？實際就是這樣，因為你執著了，它就不一樣；你要不執著，本來就是如此。所以就是說你這個微小的布施可以與虛空等。「芥子中空與十方空，性無二無別」，本性無二，也沒有分別。因為空沒有內外、彼此、方隅、形相等等的差別，也沒有小空與大空的不同之處，你說小空跟大空有什麼不同？同樣是空。「無相之福，其福乃大。」若是離相念佛，離相修法，離相做一切的功德，這個福就大！一個

芥子中的空跟十方的空是一樣。《金剛經》的話：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」這都是《金剛經》的話。所以說，你違反了這些道理，很大的福田也成了有限度的。就是我說，你那個杯子沒有洗，那個杯子裡頭有毒，你來裝了很好的藥，你把它喝下去，那個藥沒有毛病，是你杯子不乾淨，你吃了毒藥就把你毒死了，你還怪大夫。所以要把杯子洗乾淨。不要執著，往往大家就是總想得境界、得神通、得感應，都是有所求，有所求就都成了有為、有住，就都是這一類，你做的功德都七折八扣了，要無為法才能相應。

所以就是經這一段末，「若以無相智慧，植眾德本」，無相的智慧來種植諸德的根本，這樣來求生淨土就得解脫。「眾德之本者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這是淨土的宗。無相，色受想行識這五塵，這是五相，加上男相、女相、生相、住相、壞相，就是相裡頭最嚴重的，這個叫做十相，沒有這些相就叫做無相。《涅槃經》解釋無相，「涅槃名為無相。」《演密鈔》解釋說，「寂滅者，即無相義。但心自證不從他得，故無諸相。」這個寂滅，這個涅槃，只是你的心你自己證的，不是從他所得，從另外所得，所以說沒有一切相。有一個地方給你得到了，你就存在出現那個地方的相；你完全是自心的自證，所以不從外來。所以不能心外求法。心外無法，你還有相嗎？都是心，還有什麼相？《金剛經》說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有的本子說，「則見如來」，都一樣，版本不同，好多字有出入，意思相同就行了，我們不去考證這些。這幾句非常好。所以大家在用功的時候注意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愚痴的人就在虛妄之中去求虛妄，都是虛妄。你見著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不是說根本沒有相，那是虛妄。你如果在見相而非相（無相）的時候，你就見到如來。又說，「離一切諸相

，則名諸佛。」所以這是極直捷的事情，離開了一切相就叫做一切佛，哪有那麼些囉嗦！都是自己找的，修行之後又自己找了好多好多東西，搬了好多糞往腦袋上面裝，天天往裡運糞入。所以修禪宗有兩句話，「運糞入」與「運糞出」。一種人的修行是運糞入，把糞往裡頭搬，都塞進來，叫運糞入；運糞出，把你的糞運出去。所以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，都是來表彰無相的智慧。

現在咱們把這個經和《金剛經》來會合一下，《無量壽經》上說，「若以無相智慧，植眾德本」，就是《金剛經》的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的意思。無相智慧，植眾德本，就是永得解脫，這不就是《金剛經》的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嗎？藕益大師的解釋，「不達無我，而修一切善法，止成人天偽果」。你不了達無我，總有個我在這。所以《金剛經》的離相，首先就是要去我相。現在大家處處有一個我，處處突出我自己，我怎麼怎麼樣，碰到了我，順著我、不順著我，合於我、不合於我，這個我在這沒完沒了。你不了達無我，根本沒有我。這個我天天都在這死掉，又出現一個，一會又死掉一個，一會又出現一個，哪個是你？這個身子是你？我年輕的時候跟現在就一點不像，不一樣，早那都死光了。連阿賴耶識也是在變化，它只是相似相續，哪裡有你？什麼是你？沒有。所以你不達無我，雖然修一切善法，你只是得人天的偽果，這個果是假的。「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證我空，止成二乘小果」。藕益大師這個議論好！你不修善法，你只是我空，這個就叫阿羅漢。阿羅漢確實我空，所以他沒有生死，他還有六神通，不可思議的神通。現在這些個奇異功能，那萬萬分之一，九牛一毛，一萬頭牛的一毛也比不了。這就是佛呵斥的焦芽敗種。再一種，「妄言我法俱空，而恣行惡法」，這種人現在也很多，自說我

也空、法也空，是妄言，是胡說，任意在那造惡，「則為闡提獄種」，這是闡提地獄種子。藕益大師這一句很切中時弊，這個病，自己吹得很厲害，恣行惡法，這是闡提獄種。「惟以無我修一切善法」，無我，別的可以不說，無人、無眾生不說，無我而修一切善法，「正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是這麼講。你無我來修一切善法，這個把《金剛經》這兩段融合起來功德非常大，「故即得無上菩提」。把《金剛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這一段來比較，經中說的「無相智慧，遠離分別」這兩句，就是《金剛經》的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」；這說要「植眾德本，求生淨刹，趣佛菩提」，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說的「修一切善法」，這都是善法，修一切善法；這說「當生佛刹，永得解脫」，《金剛經》就說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你看，淨土宗和《金剛經》分別在哪裡？完全是一味，就這一個道理。「十方婆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方便有多門，真正到了真實法中就是一路涅槃門，一直到他涅槃。所以無我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就是這的「當生佛刹，永得解脫」。

淨土宗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對於難信之法能夠信，這就是無相智慧。按說無相智慧我們沒有。《金剛經》也說，「聞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」，聽到《金剛經》的章句，乃至能夠一念生到淨信的，「是諸眾生」，這些眾生，「無復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，這些眾生就沒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「其有眾生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」《金剛經》又說，你聽到這個經你能夠信，你就是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沒有這四相。藕益大師又解釋，如果有個人有一點點我人等相，反過來證明，你絕不能信這個經。能夠信解受持，你決定可以了達我相、人相等



等的相，當體都是無相，所謂當體皆空。所以就是說能信這個妙德，他本體全部就是無相智慧。也就是說，你如果能忍，要住相，你絕不能信；你要能夠信，能夠受持，你一定可以了達這些無相的真諦。所以信和智慧是不二的。淨土宗是最圓最頓的法，是超情離見、不可思議的法門。如果人對於這個法能夠生出實信，真實的信心，我們六信具足，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、信自、信他，這個人他必然也超情離見，超情離見就是無相智慧。

所以在《無量壽經》中最後的「獨留此經品」說到，「若聞斯經，信樂受持，難中之難，無過此難。」有種種的難，你聽到了這個經，你相信，你快樂，你願意接受，願意去奉持，在一切難中之難，沒有比這個更難的。所以現在大家第一步，有的人肯相信、肯念，逐漸逐漸的達到受持。受持兩個字也是不容易的，能夠接受，經中的道理我接受了，能夠堅決見之於行動的才是持。前面說到，這個信解如上之難，能信就是智慧。你取相分別，你種大福田，甚至於念佛，你求出輪迴終不能得。藕益大師說，念到跟銅牆鐵壁一樣，也不能往生。這就是取相的過錯，那個不行，就是因為取相。現在「若以無相智慧，植種德本，當生佛剎，永得解脫」，這就是離相的殊勝。一個就是三輩往生，在七寶池中聞受妙法，就可以分身塵剎，廣度有情；或者你就墮落在疑城裡頭，你取相分別，但是你缺少智慧，這個關鍵所在就在於離相和不能離相。經文說，「身心清淨，遠離分別」，因為無相智慧，萬法一如，萬法一如就是萬法如一，既然如一，還有什麼叫染，還有什麼叫淨？它一個了，這就平等，還有什麼可取可捨？所以身心就清淨。「一切皆如，故離分別」。

「再者，念佛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都攝六根，故身心清淨；淨念相繼，自然遠離分別」。或者有人會懷疑，淨土宗要厭離娑婆

，欣求極樂，這不就是有厭有欣，這不就是分別嗎？《妙宗鈔》的回答說，「取捨若極」，你這個取和捨達到了極點的時候，「與不取不捨，亦非異轍。」這個就是淨土宗之妙就妙在這，達到極點，你跟那個不取不捨不是兩樣事情。你捨到了極點，什麼都捨，就是我們常說的萬緣放下，都捨了，萬緣放下。六根寂靜，萬緣放下，取到了極點，就是一念單提，只剩這一念，這才說達到極點。你這麼念佛的時候，萬緣放下，一念單提，跟那個不取不捨的人念佛，不取不捨，他對於一切都無取捨，內心清淨，他在念，他也自然是萬緣放下，一念單提，我這也萬緣放下，一念單提，那豈不就是一樣嗎？所以說不是異轍，不是兩件事。這一點就是說我們要求離相智慧，大家有可能專門去注意離相；是要學習，要明白這些事，但是要圓融，不要死於句下。《彌陀要解》還說到，「設不從事取捨，但尚不取不捨」，這又是依文解義，不取不捨才對，我就要不取不捨，「即執理廢事」，你執著了理。你執著什麼？你不是執著這些情見，你執著了理，你把事給廢了。「既廢於事」，離開了事，「理亦不圓」，理要靠事來顯，你把事都廢了，理就不圓滿。「若達全事即理」，這一切事就是理，「則取亦理，捨亦即理；一取一捨，無非法界。」所以這種淨土宗的妙諦，不是情見所能及的。

「求生淨刹者，至心信樂，願生彼國也」。至心信樂，願生彼國，就是把我們微小的一念心願，我們的心願是求生彼國，投入在彌陀無邊的一乘廣大願海裡頭。彌陀願意眾生求生彼國，攝受了淨土，勸大家念佛。我們也念佛，也求生極樂，這就是把我們這一念心願投入在彌陀的願海裡頭。底下我寫了兩句，這也就是攝彼彌陀一乘無邊願海，進入到我自己介爾一念心中。前頭一句好懂，我的心願就投入彌陀的願海裡頭成為一體，能如是理解也就很不容易。底下說，這樣的話也就是等於把彌陀整個的願海攝入在我們自己的

心中。這個費解嗎？這個在我看還多了一個攝字，本在我們心中。

「是故十念必生，有願必滿」。「趣佛菩提」，我們在因中發菩提心就是趣佛菩提，趣向於佛的菩提，以這個為因，我們果上必定是成阿鞞跋致，究竟佛果。所以，「以無相智慧，植種德本，身心清淨，遠離分別，求生淨剎，趣佛菩提」，就是本經的宗，就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照著宗去修持，宗就指明修持的捷徑，就「當生佛剎，永得解脫」。剛才我們說到這些都是離相智慧，以離相智慧來求生佛剎就永得解脫。

所以現在大家對於這些內容應當著重，應當要去掉這些執著。我常常說，咱們修行如剝筍皮，筍本來很髒、很粗，應該耐心的去剝，剝了一層還有一層，剝到最後筍心都露出來就無可剝了，就是如此。你這個剝的過程，就是筍心顯現的過程。在這個裡頭如果貪著，自己要得點什麼，這種思想就是執著。你本來是佛，你還要得什麼？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」、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」，就說明無所得。所以不用功則已，一用功就想馬上要修出個什麼樣來，一有個樣不就壞了嗎？就有個相了。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你硬要出個什麼相，你只是要去東西，掃除這些情見，一方面要用功，一方面要看一些書，用般若智慧掃除自己修行中的這些絆腳石。盲修瞎練得的好處就太小了，要避免盲修瞎練。要知道，我們一方面要跑、要走路，一方面要把眼睛睜開，眼睛也要好好的擦亮，看不清楚是很危險的。

底下就是「菩薩往生」，這是正宗分的最後一品。表明十方，不但是凡夫往生，十方的菩薩，無量無數，都要求往生。所以彌勒菩薩就問佛，這個娑婆世界，跟各個佛剎不退轉的菩薩，已經到了不退轉的菩薩，我們往生極樂世界是為了得到不退轉，得到不退轉的菩薩也還要往生極樂世界，所以這個很有意思。彌勒就問：「其

數幾何」，這數多少？「佛告彌勒：於此世界，有七百二十億菩薩，已曾供養無數諸佛，植種德本，當生彼國」。有許多大菩薩，七百二十億，過去供養了無數的佛，做了種種的功德，都當要往生極樂世界。「諸小行菩薩，修習功德，當往生者，不可稱計」。這個數目就不可說了，不知有多少，包括咱們都在裡頭。小行者是指十信的菩薩，因為十信還在退，十信以上都是不退的菩薩，這裡他稱為小行。

釋迦牟尼佛接著又說，「不但我剎諸菩薩等往生彼國，他方佛土亦復如是」，也是這樣。底下談了很多佛國的名字，最後這些菩薩他們要往生者，「或數十百億，或數百千億，乃至萬億。其第十二佛」，這個按照《唐譯》來參考，我們知道就是第十二個佛國，因為前面談的都是佛剎，「名無上華」，佛名無上華，「彼有無數諸菩薩眾，皆不退轉。智慧勇猛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具大精進」，他們是趣向一乘法。「於七日中」，七天裡頭，「即能攝取百千億劫，大士所修堅固之法」。你看七天之內，他就能夠攝取百千億劫大士所修堅固的法，他都能攝，都能圓滿。「斯等菩薩，皆當往生。」無數的菩薩眾，這是第十二佛國。「其第十三佛名曰無畏，彼有七百九十億大菩薩眾，諸小菩薩及比丘等，不可稱計，皆當往生。十方世界諸佛名號及菩薩眾當往生者，但說其名，窮劫不盡。」這個就是說說這個名，窮劫都說不盡。

第十二佛國的菩薩皆修堅固之法，所謂修堅固之法就是不退轉之法，因為這都是不退轉的菩薩。他們這麼多，能夠攝集無數無邊菩薩的堅固之法，皆當往生。第十三佛國說到名稱，在《大智度論》裡面有這樣的問題，這是龍樹菩薩造的。菩薩應該度眾生，為什麼到極樂無量壽佛的國土去？龍樹菩薩回答說，「菩薩有二種：一者，有慈悲心多為眾生」，他有慈悲心，他的心多是為眾生，這是

一類；「二者，多集諸佛功德」，他願意多來收集、攝取一切佛的功德。喜歡多集諸佛功德，這樣做的就到無量壽世界；喜歡要度眾生的，就到沒有佛法的地方去，到沒有佛法的地方去就好去度眾生。所以這裡菩薩有兩類，一類是願意多為眾生，就到沒有佛法的地方去；一個就是願意親近佛，把佛的這些功德都攝受住，學習圓滿，就到無量壽佛國土。這就把菩薩分為兩類，這也是個回答。

曇鸞大師的《論註》，他說「未證淨心菩薩者」，什麼叫未證淨心菩薩？指的初地以上到七地以下的菩薩。這些菩薩他能夠現身，「若百若干若萬若億，若百千萬億無佛國土施作佛事」，要做這些事的時候，「要須作心入三昧乃能」，才能做得到，就是要起這個心，要入三昧，然後才能夠做得成。他不是以無作心，因為他要有所作。因為他是心有所作，作心，所以就叫做「未得淨心」。你看看，這種心就不叫做淨心，未得淨心。「此菩薩」，這類的菩薩，七地以下的菩薩，就是很高很高的菩薩，分身這麼多塵剎去度眾生，他要入了三昧之後才能做得到，所以叫做未得淨心菩薩。「此菩薩願生安樂淨土，即見阿彌陀佛」，馬上可以見阿彌陀佛。「見阿彌陀佛時，與上地諸菩薩（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）畢竟身等法等」。這快！所以這些菩薩往生，他為什麼要往生？他到了極樂世界之後，四十八願有這個願，這些菩薩往生之後很快，身也等，法也等。「龍樹菩薩、婆藪槃頭菩薩願生彼者」，他們願生極樂世界就是為這個，他們到了極樂世界馬上跟上地的菩薩身等法等。又說菩薩，這一點很特別，這個事要不是大菩薩說，凡夫是沒法子知道，「菩薩於七地中，得大寂滅」，一切皆空，大寂滅。「上不見諸佛可求，下不見眾生可度」，無佛可求，無眾生可度。這個時候他就想般涅槃了，在這個時候若沒有十方諸佛神力加被勸導，他就滅度了，就跟阿羅漢一樣。所以七地菩薩還有這麼一個岔路，他

無佛可求，無眾生可度，「即便寂滅」，他就要入寂，就跟二乘的證涅槃一致，十方諸佛要加威勸導，這才繼續前進。所以從上面的《大智度論》和曇鸞大師的《往生論註》，這兩部重要的論著（論很重要，論是慧藏），都是說明不退菩薩（這都早是不退了）要往生的原因，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。

《無量壽起信論》說明，它對於這個有一番議論，「右明往生菩薩不可計數。皆是如來願力所持，光明所攝」，無量光，光明在攝受。例如智者大師臨終的時候，讓這些門人唱無量壽佛佛號，還有《觀經》的題目《觀無量壽經》，然後「合掌讚曰：四十八願，莊嚴淨土；華池寶樹，易往無人」，很容易去，可惜沒有誰去。「火車相現，一念改悔」，在地獄裡頭火車的相現前了，在這種緊迫的時候，就這麼樣的罪人一念改悔，悔過念佛，「尚得往生」，還能夠得往生。「況戒定薰修」，用戒有禪定來薰習、來修持的人，「聖行道力」，聖之所行這個修道之力，「實不唐捐」，不會虛廢的。這臨終的證明。他已經見到這一切，說到這些眾生臨終都還能往生，現在的人你要是好好的去修，決定功不唐捐。說完了之後，「稱三寶名，奄然而逝」。智者大師當時是一代大師，總結佛教，這是了不起的人物，這是他臨終時候的景象。這都證明什麼？證明無量光，光明普照，攝受大家往生。所以往生菩薩是不可計數。這是《起信論》的又一個說法，都是對的，證明這個往生法門。

唐朝法照上五台山，到了竹林寺，看見文殊、普賢兩個大菩薩，他問這兩個大菩薩修行之要，重要的是什麼？文殊的回答，「諸修行門無如念佛」，種種修行的法門沒有能夠和念佛相比的。「我於過去劫中，因念佛故，得一切種智」。文殊就是這樣，我在過去劫中，因為念佛就成佛了。文殊是老早成佛了，他是現在示現為菩薩身。「是故一切諸法」，一切法的重要之處，像「般若波羅蜜多

，甚深禪定」，般若、禪定，這六度裡頭最重要的二度，一個是慧，一個是定，裡頭攝了其他，「乃至諸佛正遍知海」，再說諸佛的正遍知海，大智之海，「皆從念佛而生」，都從念佛而生。文殊這段開示，非常親切，非常扼要。

法照他也很善問，他接著問，「當云何念」，怎麼念？所以這個問很重要，不問，這個事情就平平淡淡的停止在那。所以問什麼人能報佛恩？兩個人可以報佛恩，一個是善問，一個是善答。把這個善問的人攔在前頭，因為你有善問才有善答。怎麼念？他回答得很好，「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」，在世界的西方有阿彌陀佛，「彼佛願力不可思議」，關鍵就在這個願力不可思議。所以種種的根器，你只要是真正的深信切願去念，決定皆可得度，他有不思議願力。所以難信也難信在這，一個是下等的凡夫，更要甚深的智慧，怎麼他能夠往生？他有不可思議的智慧。「汝當繼念」，你就是這麼念，接著念，他已經念佛，就是你接著念，「令無間斷」，難就難在這。所以念佛是易行道，是一切修行中最容易的道，但是也不是說誰都行。所以易往無人，你看見沒有？很容易往，還是沒有人，一個是不肯信，信了之後你要念到不間斷，確實不容易。所以夏老師說是「火中生蓮，旱地行船」，火裡頭長出蓮花來，不要把這看成好像垂手可得，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就是這一個令無間斷，這一輩子能不能做到？所以說很難很難！要容易也是容易，誰攔著你？就是自己不能下這決心。「命終之時，決定往生。」命終之後，那還有什麼話說？他已經有正信、有正願，又這麼念，那不往生等什麼？「二大菩薩因與授記曰：汝以念佛不思議故」，你因為念佛這就是不可思議功德，「畢竟證無上覺」，給他授記了。授記就是說你一定要成佛，還沒有成佛，但是給你授記，決定成佛。這是他在五台這段因緣。

又有一個慧日，他渡海到印度，這個山有觀音像，他七天在那觀音像前磕頭，又不吃飯，願意磕到命終為止。到了七天七夜，忽然看見觀音現紫金身，坐在寶蓮花上頭，伸出手來給他摩頂，「汝欲傳法，自利利他，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」，你就唯獨去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。這一切都是證明念佛法門勝過其他的地方。大的經論，天親菩薩的《往生論》、馬鳴大師的《起信論》、智者大師的《十疑論》、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，還有永明、天如、楚石、蓮池、藕益諸位大德等等，他們的著述都是殷勤讚歎。所謂是「千經萬論共指，十方諸佛同讚」，都是勸導大家到西方。這裡頭絕沒有欺世誤人的事情，有好多人是欺騙、誤人的事情。這個欺騙的事情它很奇怪，最近他們從美國帶來一個錄音帶，說是黃念祖居士念佛。不是我，有人就是要做點假。這個裡頭沒有，這都是真實的。何況我們已經生在末法，「法弱魔強」，要是靠自己力量去修行，可以說難逃走上錯路，跑不了，總會走上錯路。如果還在徘徊，還在留戀塵勞，喜歡這個塵勞世間，放不下，捨不掉；留戀塵勞像什麼？就像那個飛蛾撲火，這個燈蛾看見光明，牠撲上去，結果把自己燒死了。現在許多眾生都是奔向他自己所謂的光明，結果都是把自己身命送掉為止。「如魚處涸」，魚跑到沒有水的地方去，不要多久，一期報身的壽命就沒有了。「大苦隨後」，大苦就要來了。「宜各猛省，莫更他求。」我們應當很好的省悟，不要再求其他的事情了。尤其很多人還是在這個塵緣上，恐怕還是塵世間的事擺在第一的人還是有，這就很不夠了。

我現在不是勸大家唯一是佛法，目前還做不到，但是要把佛法擱在第一位。當兩個不能得兼的時候，就應該放棄塵緣而取佛法，這是第一位。有的還可以得兼、可以並行的時候，你就不妨並行、不妨得兼。總之慢慢的修行是不是有進步，不是你見佛見光，而是



你的塵緣慢慢的淡了，佛法的道理你能夠明白，你的慈悲心擴大了。人都有獨生子女，你對於獨生子女是愛護備至，這是小慈小悲，如果把這種心擴大到無量無邊的眾生，你就是菩薩。我們要慢慢的擴大，擴大出自己的慈悲心，行解相資，來發起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當然不是想生邊地，但也應知道，生到邊地就不容易，就很好。但是你的志向，你最高的志向只是想生邊地，萬一沒有達到，那就落空了。所以我們的努力應該更向上，多看一點，不行、達不到，落後一步還有個邊地。所以真正明信佛的智慧，或者深信自己的智慧，不是那麼空空洞洞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信，這個跟不信沒什麼分別。你信佛的智慧，佛所說的你就自然會依教奉行；佛只管說，我還是照我的老法子去做，沒有信佛的智慧。佛早替你想好了，你種種種種的，他給你安排了最佳方案，但是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最佳方案，這就是沒有真正信佛的智慧。所以真正信很難，不是說就是一個空洞的這樣的信，還自己生出很多知見來，得少為足，或者生出輕慢的心來，種種的。能信自心，這種種的囉嗦就沒有了，也就不可能被這些邪徒、邪說，甚至於次要的這種書所動搖。所謂四依，「不依不了義」，要真正信自心的話，你對於不了義的東西你也就能夠辨別。所以這裡頭還都有很可提高之處。但是大家還是很有機會，很慶幸能遇到這樣的法。除了這，只有更難，這點可以肯定。不然我也變成謗法，我謗了別的法。我深知謗法之罪，我不敢謗法。所以這一點大家共同在今後要努力的。正宗分就到這。

彭二林的《起信論》裡說，「正宗者」，為什麼說是正宗？因為這裡說了四個大問題。第一個大問題，首先說明法藏比丘他廣大的誓願，四十八願。所以善導大師說，「如來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。這個經大功德就在這，說了彌陀本願之海，佛之出興於世就是要說。而說這個法的就是這部經，將來獨留在世間也是這

部經，這部經的重要就大家自己說，是不是重要？說這個誓願海，讓眾生「生擔荷心」，你也擔荷。法藏能發這樣的大願，我們至少也是共同投入這個願海，擔荷。發起大悲大智的心，也發起導歸極樂普賢之願，這是第一。第二，說明法藏比丘的廣大功德，以五劫的時間來集結四十八願，然後又住真實慧，一向專志莊嚴淨土，種種的難忍能忍、難行能行，讓咱們行者生出真實心，彌陀如是修持。我們今天能夠相信彌陀的法，研究《無量壽經》，過去生中我們就得過彌陀的救度，結了這個善緣。所以一直在救度我們，現在還攝取不捨。所以我們要生出真實心，要廣行方便。廣行方便者，就是說也要用這種便利的方法來勸說大家相信淨土法門，來圓滿普賢之行願。再有，說了極樂世界依報、正報的種種莊嚴，「為令行者生決定心」。這個世界，過去不知道這個才是事事無礙，總覺得說些境相，後來才知道這是完完全全說的事事無礙，是托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。你的自心不可思議，怎麼個不可思議？就假託極樂世界的依報、正報來顯現我們自心。這完全是華嚴境界，事事無礙，完全是自心功德，若非自心，不可能如是微妙。再一個就是說，我們這樣的話，就是至誠迴向，要相信佛的智慧，不要墮到疑城裡頭去。第四個就是說往生的正因，「三輩往生」以及「往生正因」，令大家生精進的心，用這種修持生精進心，念佛成就三昧，成菩提果。

《起信論》分析，為什麼以前叫做正信？正信裡有這四個內容，這四個內容大家都已經討論過了，它是確確實實有這四個內容。頭兩個是勸願，第一個就是阿彌陀佛的願，第二個說明彌陀的功德；第三個勸信，極樂世界種種莊嚴；第四個就勸行，你要去修行。這就是指信願，頭三個是信願，信願就是發菩提心，底下要勸行，要持名等等，這就是一向專念，就是本經的宗，所以這是正宗分。

再者，經分三分，第一是序分，就是阿難請說，當中是正宗分

，末了是流通分。靈峰蕩益大師說，「此三名初善、中善、後善」，都是好。序像一個人的頭，五官都在頭上。所以這是靈峰大師跟別人就劃分不一樣的地方，有的人劃分把重要的全擱在正宗分裡頭，一開頭一點叫做序分，最後末了有幾句話叫做流通分，中間有重要內容的全分在中段就是正宗分。蕩益大師他說不然，他說三個都各有其重要，「序如首」，眼耳鼻舌什麼都在頭上；「正宗如身」，心肝脾肺腎等等，都在身體軀殼裡頭，身體還是主要的，心臟在這；「流通如手足」，你要沒有手足，走路都不方便，動作不方便。所以流通就是要廣泛去流通。這個裡頭道理都講了，我們應當使這個經能夠流傳、能夠普利，就叫做流通。

今天我們時間也到了。底下從下面起，流通分兩次我們把它講圓滿，就一切圓滿了。